

# 跨區域實踐：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澳門文學形象的建構<sup>①</sup>

霍超群<sup>②</sup>

**摘要：**20 世紀 70 年代末，中國大陸迎來新變局。“台港文學”在新時期的大陸文壇風靡一時，由於相似的歷史命運常被並稱為“港澳台”的其中一翼——澳門——卻處於失語的狀態。與此同時，國內外大量新移民湧入澳門，使得多股有所區隔的文學力量交匯於此。澳門本地的文化群體呼籲“澳門應該修建自己的文壇”與“建立澳門文學的形象”。這一理論宣導成為了日後澳門文學發展的原動力。此後開展的一系列文學實踐，看似本土性十足，實際上是“跨區域建構”的結果。從“跨區域”的角度理解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的澳門文壇建構的“歷史敘事”及其敘述的“歷史”，或可成為澳門文學研究的新的生長點。

**關鍵字：**澳門文學 形象建構 跨區域

## Cross-regional Practic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mage of Macau Literature Since the 1980s

HUO Chaoqun

**Abstract:** At the end of the 1970s, mainland China was ushered into a new era. "Taiwan-Hong Kong literature" became popular in the mainland literature in the new era. But Macau, which is often referred to as one wing of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due to a similar historical fate, became voiceless. At the same time, a large number of new immigrants flooded into Macau from both domestic and overseas, leading to the convergence of separate literary forces. Local cultural groups in Macau appealed for "its own literary scene" and "the image of Macau literature." This theoretical advocacy became the driving force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Macau literature. A series of subsequent literary practices, while seemingly rooted in local culture, were in fact the fruit of "cross-regional construction". Interpreting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Macau's literary scene since the 1980s and its described "history" from a "cross-regional" perspective, could offer a new view for the study of Macau literature.

**Key words:** Macau literature; image construction; cross-regional

①【基金項目】：澳門科技大學研究基金（FRG-24-005-UIC）資助項目“跨區域實踐：澳門地區的現代主義詩歌運動及其藝術風格的形成（1983-1999）”。

②【作者簡介】：霍超群（1993-），文學博士，澳門科技大學國際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台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近年關注漢語新詩的跨域轉化。

1999 年，林玉鳳以一首《我來自這樣的一個城市》<sup>[1]</sup> 奪得第三屆澳門文學獎新詩組冠軍。這首詩的結尾是這樣的：

我來自這樣的一個城市  
沒有名字  
如此而已  
我也沒有名字  
如此而已

詩中所指的這座沒有名字的“城市”，顯然是即將回歸中國的葡萄牙管治地澳門，而沒有名字的“我”，則可視作這個地區的文學寓言。當人們放眼整個 20 世紀，會發現所謂的“無名”狀態其實是澳門文學的“常態”——在很多時候，除了政治需要，它幾乎未被主動提起。如果說 1985 年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討論是隨後“重寫文學史”的某種預熱，那麼，作為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文化產物，“台港文學”這一“風景”的發現無疑對革命史框架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具有極大衝擊力。1979 年，《上海文學》第 3 期刊出美籍華人作家聶華苓的小說《愛國獎券——台灣軼事》以及張葆莘的評介性文章《聶華苓二三事》<sup>[2]</sup>；緊接着，《當代》第 1 期發表了白先勇的《永遠的尹雪豔》；同年 4 月，曾敏之在《花城》創刊號上發表《港澳及東南亞漢語文學一瞥》<sup>[3]</sup>，該文以書信體的形式介紹了香港和馬來西亞的文學活動。這些試探性的學術努力，成為了“華文文學”這門學科誕生的標誌性事件。

然而，1979 年掀起的台港文學熱並沒有為澳門文學帶來關注的目光。直至 1991 年，在廣東中山召開的第五屆世界華文文學研討會上，澳門文學才正式被接納，成為這個新興學科的一份子。對此，陶里曾有生動的記錄：

港台暨海外華文文學研討會開了好幾回，都沒有澳門的份兒，直到在翠亨村（廣東中山）召開的那一次，來了幾個澳門作家，講了話，大會才臨時在橫額上加上一個“澳”字。此後在世界華文文學的舞臺上，澳門文學才以跑龍套的角色登場。<sup>[4]</sup>

澳門文學能夠在“世界華文文學”的舞臺上佔有一席之地，有賴於本土文藝工作者的辛勤耕耘。20 世紀 80 年代初期，有感于“在文化藝術方面長期寂寂無聞”，澳門本土文藝界認為“澳門應該修建自己的文壇”<sup>[5]</sup> 以及“建立‘澳門文學’的形象”<sup>[6]</sup>。這在當時引起了不少質疑的聲音。但在提倡者韓牧看來，儘管彼時“澳門文學”的“形象”不乏抽象，“唯其抽象，所以要建立其形象，使其鮮明”，他更直言澳門文學形象模糊的原因在於“特色不明顯”以及“刊物、書籍少，別人看不清它的面目”<sup>[7]</sup>。

建立“澳門文學的形象”，並不是說澳門在 20 世紀 80 年代以後才有文學。實際上，探尋澳門文學之源頭，可追溯至湯顯祖（1550-1616）和路易·德·賈梅士（Luís de Camões, 1524-1580）。在《澳門文學發展脈絡》<sup>[8]</sup> 一文中，姚京明從多元的角度談論澳門文學的起點：

“澳門的華語文學創作始於明代中期，遷客騷人造訪此地，面對獨特風情不免觸景生情，吟詩作賦，留下不少詩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湯顯祖。明萬曆十八年（1590），湯顯祖被貶為廣東徐聞典史，在遊歷澳門後，他寫下了《香澳逢賈胡》《聽香山譯者》二首、《香山驗香所采香口號》等詩篇。在經典名劇《牡丹亭》中，湯顯祖也不忘提及澳門。而“據葡國文史專家考證，葡國最偉大的詩人賈梅士曾於1556年從印度輾轉抵達澳門，他的命運和湯顯祖有相似之處，均懷才不遇，一生顛簸。他桀驁不馴，因在印度譏諷總督被迫來到澳門，擔任一個卑微的官職，並在白鴿巢的石洞裡寫下了不朽史詩《葡國魂》的部分章節。”為紀念此事，澳門辟有賈梅士公園，（華人稱“白鴿巢公園”），公園內的石洞塑有賈梅士的銅像。作為一個蕞爾小島，澳門曾是溝通東西方交通和貿易的中介之地，也是中葡兩國眼中的邊緣之地，因此留下的作品要麼是兩國文人的遊歷之作，要麼是反映政治變局的歸隱／避難之作。澳門本土的漢語文學濫觴於民國時期，以“雪社”作家群為代表。<sup>[9]</sup>經鄧駿捷考證，澳門的第一首新詩（1920年）、第一本新詩集（1928年）以及第一個新詩作者群，皆出於該社團。<sup>[10]</sup>澳門的文學作品主要刊於報紙副刊，20世紀30—50年代出版的報章約有16份：《新聲日報》《大眾報》《朝陽日報》《澳門時報》《平民報》《民生報》《華僑報》《西南日報》《民報》《市民日報》《世界日報》《復興日報》《中國日報》《中華日報》《世界晚報》和《體育報》。除部分報紙沒有副刊外，只要有副刊的幾已成為新文學的園地。<sup>[11]</sup>在20世紀60年代，澳門曾出版過一本油印刊物《紅豆》（1963.5—1964.7，共14期），這是澳門文學史上的第一本純文學雜誌，可惜壽命極短。澳門文學寄生於報紙副刊的命運在20世紀70年代仍在延續。《澳門日報》《華僑報》《大眾報》《市民日報》《星報》五種報紙都設有可容納文藝性寫作的副刊，其中大多數文藝寫作者的作品亮相於前兩種報紙。<sup>[12]</sup>此外，澳門有一特殊的群體曰“土生葡人”（Macaense），他們是世代定居澳門的葡萄牙人及其後裔。據汪春所言，“19世紀末，土生葡人若昂·費利西阿諾·瑪律克斯·佩雷拉曾搜集了一批‘土生歌謠’（Folklore Macaísta），發表於《大西洋國》雜誌。而《大西洋國》另載有幾首有據可查的詩歌由土生詩人A. J. Ruas和José Baptista de Mirandae Lima所作，至今已有一百多年歷史。”<sup>[13]</sup>

澳門有豐富的多語文學資源，可惜長期以來鮮有人關注。只有到了20世紀80年代，澳門本地呼籲建立澳門文學的形象以後，這些文化記憶才被啟動。有意思的是，上述關於澳門文學的“歷史”，其實也是這一理論倡導下的“成果”。那麼，在韓牧等人提出建立澳門文學的形象以後，澳門文壇如何進行自我運作呢？1983年，澳門開闢了第一個純文學副刊《澳門日報·鏡海》，意在為澳門寫作者提供一個可以長期發表作品的地方；1985年，澳門東亞大學中文學會出版了第一套五卷本的“澳門文學創作叢書”；1986年，以“澳門文學”為主題的座談會在《澳門日報》會議廳召開，組織者希望在座談中“建立澳門文學的形象，……吸引更多人參與澳門的文學活動，……由此開始發掘和整理澳門文學史料，

並加以研究”<sup>[14]</sup>；1987 年，澳門筆會成立；1989 年，澳門第一本公開售賣的純文學雜誌《澳門筆匯》出版；同年，最大的詩人社團“五月詩社”成立，並在次年出版了第一本新詩刊物《澳門現代詩刊》；1994 年，由澳門文化司署策劃的《葡語作家叢書》正式啟動；1995 年，為了“鼓勵創作、繁榮澳門文學”，澳門筆會主辦了第一屆“澳門文學獎”；1996 年，澳門基金會推出三部澳門文學選集；2001 年，澳門大學出版中心出版《澳門土生文學作品選》；2010 年起，澳門基金會和澳門文化局聯合啟動“澳門文學年度作品選”；2014 年—2019 年，澳門基金會與作家出版社連袂出版共計 66 冊的《澳門文學叢書》……在很大程度上，這些“從無到有”的文學作品，均可視作澳門文壇為“填充”澳門文學的“形象”而準備的“材質”。值得注意的是，並不是所有由澳門人生產的“材質”都會“自動”地收錄到這個被稱為“澳門文學”的“文庫”當中，所有關於澳門文學的“知識”，其實都是人為選擇的結果。

那麼，這些左右澳門文學形象形成的“人為因素”指的是什麼呢？在解答這個問題之前，可以先從一種漫泛、籠統的角度來解釋一下，為何關於澳門文學的形象問題，會在 20 世紀 80 年代受到關注？換句話說，為何遲至 20 世紀 80 年代，“澳門文學”的“形象”才成為了一個“問題”？我認為可從以下三個方面說起。首先，中國內地改革開放以後，給澳門帶來了一個短暫而繁榮的“移民潮”，于普通人而言，移民意味著換一個地方重新生活，但從文化的角度來說，因“移民”帶來的文化碰撞和文化衝突，是促成一個地區文學形態轉型的重要因素。在這股移民潮的影響下，內地傳統、本土傳統和東南亞傳統這三種有所區隔的文學力量得以交匯。這些作家帶著舊日習得的文學經驗，有志於在這片土地上開花結果。澳門文壇從來沒有像當時一樣生氣盎然。其次，是台港文學熱給澳門文人帶來的心理衝擊。戰爭陰雲（無論是“熱戰”還是“冷戰”）對 20 世紀中國文學的影響之一便是切割了原本均質的文學空間。中國大陸在 1978 年重開國門後發現，所謂的“一體化文學”其實只是一個民族想像的神話，台港文壇呈現的是另一方風景。與此同時，由於相似的歷史命運常被並稱為“港澳台”的其中一翼——澳門——卻處於失語狀態。這讓澳門作者掩卷沉思：

在文學方面，不論國外國內，都沒有重視澳門，連“正視”也沒有。現在，國內已開始研究台灣和香港的文學，叫做“台灣香港文學”，還成立了研究會，開過一次大型學術會議，又出版了論文集，聽說今年五月要開第二次。國外呢，相對台灣而言，香港這個小弟弟，反而帶頭，叫做“港台文學”，不叫“台港”的。香港文學的成績不一定比台灣高，也許只是香港的影響比較大，包括各式各樣的次文化。不管如何，都沒有澳門的份。為什麼會這樣呢？<sup>[15]</sup>

上述兩點試圖概括澳門本地建立文學形象的“外部原因”；倘若將目光聚集到理論倡導者身上，我們會發現當中也有一些偶然性因素。據雲力<sup>[16]</sup>、李鵬翥<sup>[17]</sup>、鄭焯明<sup>[18]</sup>等人回憶，澳門第一份純文藝副刊《鏡海》的創辦其實與散文家秦牧訪問澳門有關。以李鵬翥的說法為例：

一九八三年五月底六月初秦牧、紫風伉儷在訪問香港期間，抽暇應《澳門日報》的邀請來澳訪問，跟澳門筆會籌備組座談，並專門為《澳門日報》編輯部人員作了專題演講。……這一次臨離開澳門的中午，《澳門日報》在具有八十年歷史的佛笑樓餐廳（創立於一九零三年）為他倆餞別。當時東亞大學中文系的助理教授程祥徽、雲惟利和助理教務主任梁後養也應邀前來聚會。成俊兄和我在席上談到很久以來，《澳門日報》就打算在報紙上除了綜合性副刊《新園地》之外，再開闢一個文藝性週刊。過去條件不大成熟，怕稿源不足，水準不到，現在慢慢地具備了，希望如果辦成功的話，秦牧、紫風伉儷和廣東的名作家能給我們一些幫助。秦牧對這個想法非常贊同，認為有搞頭，搞起來他們一定盡力支持。東亞大學的三位也表示很值得大家合力去闖，中文系有些學生的習作不錯，可以作為開始時的“儲備糧”。一下子就拍板了。……創刊號的出版距離秦牧、紫風伉儷離開澳門不足一個月，面世後受到讀者的鼓勵，各方來稿陸續而至，秦牧、紫風等率先惠稿支援，北京、上海、香港、廣州、長沙、杭州、成都以至海外的作家，都紛紛寄來作品，有力地充實和豐富這個文藝性週刊。

另一位極力促成澳門文學建立自我形象的是成長于澳門，成名于香港的詩人韓牧。1984年3月29日，《澳門日報》主辦了一個港澳作家座談會，韓牧那篇對澳門文藝界產生巨大影響的講話《建立“澳門文學”的形象》就是在這次座談會中發表的。如果秦牧沒有訪問澳門，《澳門日報》沒有舉辦座談會，澳門文學的本土化運動或許還會繼續推遲。

在移民潮、台港文學熱和一些偶然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澳門文學的形象問題終於“破土而出”。很難說這些要素之間哪一個是“導火索”，哪一個是“直接原因”，哪一個是“根本原因”，但可以確定的是，這一命題是在一種“跨區域”的情境中形成的，倘若沒有澳門本土以外的力量參與，“澳門文學”的“形象”問題既無提出的必要，也無參照的榜樣。換言之，“建立澳門文學的形象”這一說法看似本土性十足，實則是各區域間互動交流的結果。職是之故，從“跨區域”的角度去理解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澳門文壇建構的“歷史敘事”及其敘述的“歷史”，或可成為澳門文學研究的新的生長點。

綜觀澳門文學研究近四十年的成果<sup>[19]</sup>，可以確定目前研究界還沒有對這一文學史現象進行過系統的研究。但一些優秀的前人研究或從思路，或從材料，或從論述上啟發了這一論題的開展。

以“20世紀80年代”作為研究範圍的起點，在目前澳門文學的研究中佔據主流地位，原因有兩點：其一是資料易得，其二是對象豐富，但大多數研究者僅僅將“20世紀80年代以來”當作一段自然時間來處理，而沒有將它語境化和問題化。本文認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澳門文學之所以能夠發展蓬勃，與澳門文壇萌生的形象一身份危機有關。正是這份強烈的危機感，使得澳門文壇格外珍惜它們的文學資源，不斷敘述它們已取得的成績，也特別擅長規劃未來。

由於澳門文壇一直未出現讓人信服的“經典作家”，這種學術努力或將持續進行。筆者對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澳門文學發展的整體看法受到了陳少華《重現與歸來——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的澳門漢語文學研究》一書的啟發。在此書中，他認為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的澳門文學“無論從文學創作的隊伍、發表園地，還是觀念形態，幾乎是要從零開始，卻又遇上了‘橫空出世’的‘自我’要求，所以澳門漢語文學 80 年代的起步同時又是從‘概念’開始的。這些概念既包括了社會制度概念、區域地理概念、與中心相對的邊緣概念，自然也包含文學藝術的相關概念。”<sup>[20]</sup> 陳氏以“概念”作為關鍵詞，論述了《澳門現代詩刊》、“澳門文學獎”和懿靈、葦鳴、寂然等人的創作實驗，認為這些對象的文學實踐均有強烈的“概念寫作”意味。他的分析視角獨特，觀點新穎，彰顯出重要的理論價值。不過，他選取的對象似乎過於零散，難成系統，且在具體的分析中多專注於本土意識 / “概念”意識在澳門各體文學中的體現，反倒忽略了填充這些“概念”的文化群體所接受的“知識”來源於何處，以及他們如何將“個人書寫”轉變為具有增殖能力的“區域代言”。

從建構主義的角度考察澳門文學，意味著不能忽視澳門文學的生產機制及其背後的運作規律。因此，有限度地借用文學生產理論和文學場域理論，對相關問題的揭示有所幫助。

“生產”視域下的“文學”不僅是發揮個人才智的藝術獨創品，更重要的是眾多參與者共同完成的聯合產品，換言之，文學生產研究不再局限於對作家、作品的分析，而是把創作者看作生產者，把文學的創作、發表和出版看作文學生產的過程，關注文學與社會各方面（包括政治、經濟等各組力量）的互動關係。余少君的《澳門當代華文文學出版研究》<sup>[21]</sup> 以文學傳播的角度觀照澳門當代華文文學的出版行為。該文依序列舉了澳門當代華文文學的出版傳播媒體包括學院、政府機構、報社、文學社群及自費出版，介紹並歸納了各種文學傳播媒介中的守門人角色和出版內容的特質，研究思路清晰，內容全面。但論述本身介紹性的文字較多，較少涉及出版行為背後的運作機制，也沒有很好地回答“守門人”本身的美學素養如何左右著文學出版的選擇這一重要問題。

報紙副刊作為澳門文學最主要的生產機構，早已受到澳門內外研究者的關注。澳門報人廖子馨或最早指出澳門文學與報紙副刊之間的聯繫：“我們討論的澳門文學，尤其是散文和小說部分，幾乎全是報紙上的。澳門新文學是在報紙副刊的搖籃裡成長的。”<sup>[22]</sup> 在該文中，廖子馨辯證地看待報紙副刊這一發表園地對澳門文學的影響，認為它既依靠報紙媒介的時效性推動澳門文學的發展，又因篇幅和受眾等問題局限澳門文學的多種可能。王列耀和龍揚志合著的《文學及其場域：澳門文學與中文報紙副刊（1999—2009）》<sup>[23]</sup> 以《澳門日報》副刊在 1999—2009 十年間所登的小說、散文、詩歌、評論為對象，細緻考察了各類體裁的創作實績和不足，藉以探討報紙副刊這一文學場域對澳門文學的影響，被認為是“求真求新的澳門文學研究”<sup>[24]</sup>。不過，它忽略了《澳門日報》所刊登的那些域外來稿與澳門文學場域生成之關係。

正如本文所設立的基本前提：澳門文學形象的建構，離不開“澳門以外”的力量的參與，因此，跨區域視野的研究成果尤為重要。姚風的《中外文學交流史 中國－葡萄牙卷》<sup>[25]</sup> 獨辟一章討論澳門在中葡文學的交流中所起的作用。在此書中，作者詳細介紹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澳門開展的葡語文學活動，為我們展現了澳門文學的另一面向。台灣學者須文蔚的《澳門詩人葦鳴跨區域文學傳播研究》<sup>[26]</sup> 是一篇相當精彩的個案研究。該文以葦鳴為個案，討論他如何從前衛、邊緣的位置進入文學場域的核心，在澳門掀起現代主義文藝風潮；又是如何通過在香港發表與出版作品，積極參與華文文學組織與文學獎的評審，從而帶領澳門作家進行跨區域的文學傳播。該文的研究思路值得借鏡。另一位台灣學者張堂錡也多年聚焦澳門文學的跨區域實踐。他指出，在澳門作家的文學養分中，除了西方文學、中國古典文學、五四作家作品外，台灣文學的影響不容小覷。在對若干作家進行定性訪談的基礎上，他整理出《台灣文學對澳門作家的影響：澳門作家自述舉隅》<sup>[27]</sup>，並從宏觀的視角撰寫了《台灣／澳門文學關係史研究體系的建構與思考》<sup>[28]</sup> 一文；另外，由他主編的《台港地區澳門文學評論選》<sup>[29]</sup>，設有“報刊文章”“書序書論”“網路文章”“學位論文”和“期刊及會議論文”五輯，並附有《台港地區澳門文學評論資料初編》一文，為學界後續討論澳門文學的“台港知音”以及部分澳門作家的海外傳播情況提供了必要的史料儲備。此外，一些關注澳門與中國內地新文學關係的研究也值得注意，較有代表性的有黃雁鴻的《澳門新詩與大陸詩風的傳承關係及其特色》<sup>[30]</sup>。該文探討了澳門新詩對四十年代“九葉詩派”和八十年代“朦朧詩派”的承納，並在比較的視野中概括出澳門新詩的本土色彩。這批研究成果展現了澳門文學“跨區域實踐”的多個面向，為後人披斬出明晰可尋的學術理路，但也存在某些“不見”。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忽略了澳門文學在跨域互動格局中的邊緣／弱勢處境，因此這些研究看似在討論各區域文學之間的“交流”，實則僅僅強調了域外文學對澳門文學的“影響”，對其背後隱含的區域政治缺乏必要的批判視野。

在大致以“20世紀80年代以來”“文學生產／建構”“跨區域”這三個關鍵詞為中心，梳理了相關的研究成果，並在本文的框架內對具體的研究作出批評後，筆者認為，從“跨區域”的角度探討“20世紀80年代以來”“澳門文學形象”的歷史建構這一問題，具有極為豐富的闡釋空間。“澳門文學”這一學術概念被啟動以後，澳門文學場域的個人和群體所進行的一系列學術努力，包括由此創立的報紙副刊、出版的文學叢書、組建的文學社團、創辦的文學雜誌、舉辦的文學獎等都可視為建構“澳門文學”的方式和途徑。在很多情況下，那些對本地產生重要影響的文化現象，實際上是“跨區域建構”的結果。筆者希冀更多人能從此角度出發，重探當代澳門文學的發展歷史。

### 【參考文獻】

- [1] 吳志良, 李鵬翥. 澳門文學十屆得獎文集 (1993-2013) [M]. 澳門: 澳門基金會, 2014, 188.
- [2] 錢虹. 從“台港文學”到“世界華文文學”——一個學科的形成及其命名[J]. 學術研究, 2007 (1).
- [3] 曾敏之. 港澳及東南亞漢語文學一瞥 [J]. 花城, 1979 (1).
- [4] 陶里. 澳門新詩的發展 [J]. 香港文學, 1995 (130).
- [5] 雲力. 《鏡海》發刊詞 [C]. 蘆荻, 等. 澳門文學論集. 澳門: 澳門文化學會, 1988, 190.
- [6] 韓牧. 建立“澳門文學”的形象 [C]. 蘆荻, 等. 澳門文學論集. 澳門: 澳門文化學會, 1988, 191.
- [7] 韓牧. 為“建立‘澳門文學’的形象”再發言 [C]. 李觀鼎. 澳門文學評論選 (上編). 澳門: 澳門基金會, 1998, 9-11.
- [8] 姚京明. 澳門文學發展脈絡 [J]. 華文文學, 2022 (3).
- [9] 鄭煒明. 澳門文學史 [M]. 濟南: 齊魯書社, 2012, 42.
- [10] 鄧駿捷. 新文學運動的邊緣迴響——論澳門的早期新詩 [J]. 中山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2019 (5).
- [11] 呂志鵬. 由培正中學佚名文集所存詩作探看澳門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新詩 [J]. 澳門研究, 2009 (54).
- [12] 吳國昌. 澳門文學的可行性觀察 [J]. 香港文學, 1989 (53).
- [13] 劉登翰. 澳門文學概觀 [M]. 廈門: 鷺江出版社, 1998, 337-338.
- [14] 鄭煒明. 寫在“澳門文學座談會”之前 [C]. 蘆荻, 等. 澳門文學論集. 澳門: 澳門文化學會, 1988, 200.
- [15] 韓牧. 建立“澳門文學”的形象 [C]. 蘆荻, 等. 澳門文學論集. 澳門: 澳門文化學會, 1988, 192.
- [16] 雲力. 《澳門文學創作叢書》緣起 [C]. 蘆荻, 等. 澳門文學論集. 澳門: 澳門文化學會, 1988, 198-199.
- [17] 李鵬翥. 濠江文譚新編 [M]. 北京: 中國文聯出版社, 1999, 114-115.
- [18] 鄭煒明. 澳門文學史 [M]. 濟南: 齊魯書社, 2012, 71.
- [19] 霍超群. 澳門文學研究史略 (1983-2020) [J]. 華文文學, 2022 (1).

- [20] 陳少華. 重現與歸來——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澳門漢語文學研究 [M].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3.
- [21] 余少君. 澳門當代華文文學出版研究 [D]. 花蓮: 國立東華大學, 2014.
- [22] 廖子馨. 澳門文學與報紙副刊 [J]. 世界華文文學論壇, 2000 (1).
- [23] 王列耀, 龍揚志. 文學及其場域: 澳門文學與中文報紙副刊(1999-2009) [M].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4.
- [24] 古遠清. 求真求新的澳門文學研究——評《文學及其場域: 澳門文學與中文報紙副刊(1999-2009)》 [J]. 華文文學, 2017 (6).
- [25] 姚風. 中外文學交流史 中國-葡萄牙卷 [M]. 濟南: 山東教育出版社, 2014.
- [26] 須文蔚. 澳門詩人葦鳴跨區域文學傳播研究 [J]. 東華人文學報, 2010 (17).
- [27] 張堂錡. 邊緣的豐饒: 澳門現代文學的歷史嬗變與審美建構 [M]. 台北: 政大出版社, 2018, 335-338.
- [28] 張堂錡. 邊緣的豐饒: 澳門現代文學的歷史嬗變與審美建構 [M]. 台北: 政大出版社, 2018, 251-269.
- [29] 張堂錡. 台港地區澳門文學評論選 [M]. 澳門: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2019.
- [30] 黃雁鴻. 澳門新詩與大陸詩風的傳承關係及其特色 [D]. 上海: 復旦大學, 2000.